雜譬喻經卷上

失譯人名附後漢錄　寫

菩薩度人譬若巧乳母養子有四事
一者洗浴使淨二者乳哺令飽三者
卧寐安隱四者抱持出入恒使歡喜
以此四事長養其子令得成就菩薩
亦復如是有四事育養衆生一者以
正法洗浴心垢二者以經法飲食使
飽三者禪定三昧隨時與並四者以
四恩饒益一切恒令歡喜以此四事勸
誨一切長育衆生使得至道
世間有二知識常與人為因緣令人
得大罪亦令人得大福何謂二知識
一者惡知識二者善知識譬如賊師
造惡逆殺害君父破乱天下衆生殺
毒无不加與之從事令人得大罪
如釋迦文菩薩發意求道救護衆生
四等四恩接護一切三界五道靡不
蒙度也所謂善知識與之從事令人
得大福
昔南天竺有一國名私呵絜夌溫諸
之上其城縱廣八萬餘里時他國有

一老母名阿龍遭難荒乱流離在此
國孤單無所歸依乞匃生活詣長者
家欲求寄附時長者婦見之問訊老
母老母具自陳說窮厄之意長者愴
然愍之語老母言可往我家耳當相
資給老母喜曰吾无以上報當以小
小作使所作衆務不敢憚勞也便停
止住意有悲喜昔曰供侍衆僧隨意
所設今日忽尒窮厄施心不達內自
感傷前礼道人問訊必說不審僧朝
中供未也道人荅曰朝來入城乞匃
了无所得是以便還所解耳老母即
念欲得飯衆僧而自了無所有白諸
道人我今入城覩之若得供辦者當
還白之若無者亦當使知消息於是
衆許可各各解住樹下於是老母還
舍啓長者婦宜用數千錢今我雖在
此作使願身自賣終身爲婢可立券
要長者婦問曰卿在此仰我衣食欲
復用錢爲持作何等老母白言私宜
急用不可得說於是長者婦以錢與
之語言爲持去用若有時自可還我
以券何爲老母得錢詣其左右先素

知識者具以情告之以錢人人荷使
為供六十家須臾已辦責諸道人本
謂无實定至城乃尒皆怪其精進出
於不意而問老母居止何處吾朝分
衛无里不遍何以都不相值見耶老
母具自陳說本末我是某國中人也
家先奉佛供養衆僧值世荒亂流離
至此空家蕩盡一身孤獨依附此國
大長者家給其使令仰其衣食空身
寄命了无一錢向見道人悲喜交集
悉有所懷悲願不果白夫人以身自
賣求索少少欲飯衆僧慈惠見慈微
誠得遂耳道人歎曰真可謂盡信施
矣皆相謂曰吾等亦爲五陰之身行
求分衛今日之食便爲噉人肉也宜各
建意以報施功衆人齊心並八惟務
禪精盡感通即獲超定神足威靈振
動境界樹木曲躬有似跪拜道人見
證讚叙施主國王驚肅怪其所以召
諸羣臣共議原其感瑞何緣致茲臣
下四出觀察其所由見城門外道人
羣集施者濟濟其共相慶賴即入白
王曰正是所爲速請呼來臣下還宣

王命老母怖愽懼有非禍郄召臣曰
吾身繫屬長者婦不得自由臣還白
此意王曰并請命來於是長者婦聞
王勑命即與老母詣王所王問其意
老母具以本末白王言王曰吾為國
主富有自在然不知奉敬三尊供養
道士如此老母致感若斯王曰此母
則吾師迎著宮內香湯洗浴坐於師
位宮人婇女合二万人王身受戒為
優婆塞老人婇女為優婆夷國人一
切普發道意

昔道人於山中學道山中多有蝮虵
道人畏之便依一樹下高布床榻坐
禪念定而但苦睡不能自制天人則
於空中笑覺之遂睡不解天人因作
方便欲恐令不睡極夜天人言咄咄
道人毒虵來矣道人大怖便然燈火
索求之不見天人數數不止道人乃
更恚曰天人何以犯兩舌都不見物
云何為言言毒虵天人語道人何不
自觀內毒虵身中有四虵不除如何
更從外求之乎道人聞天人語即自
思惟觀身歷藏乃知四大為五陰六

衆所沉没无數刧来至今未脫即解
四諦苦空非身天未曉漏盡意解共
通具足得羅漢昔有阿育王於境内
立千二百塔寺後得病大困有一沙
門往者王王與相見悲不能自勝道
人曰王前後所作功德不可計數當
關大意莫有恨也王言正使死至不
能有恨也所以悲者前為千二百寺
各織作金縷幡蓋千二百枚欲自懸
幡散華於諸寺物始得辦而得重病
恐不卒本願故自悲耳道人語王好
叉手一心令王悉見一界中塔道人
即現神足應時千二百塔皆在王前
見大歡喜病即時差取金幡金華懸
諸剎上塔寺位御皆就王手王得本
願身復病愈即發大意延二十五年
遂作功德逮得不退轉
昔有阿育王拜為政位二十八万里盡
屬之陸地龍閱叉等亦奉獻臣使无
不伏者唯有一龍王北界所止之池
廣三百餘里得佛一分舍利晝夜供
養獨不降首於阿育王王即舉四種
兵到其池上龍不出應龍有威神王

亦不能得前如是三往不能得龍所
以威神力者福勝我故也吾今當大
作功德供養三尊以往取必得不疑
也於是脩立塔寺廣請衆僧數數不
息欲自試功德便作一金龍作一王
身者稱兩頭稱其輕重作功德並稱
二像龍重王輕後復稱之輕重衡平
復作功德後王稱日重龍稱日輕王知
功德日多興兵往討未至道半龍王
大小奉迎首伏所得佛一分舍利者
獻阿育王阿育王復興塔寺廣開
佛法

昔佛般泥洹去百年後有阿育王愛
樂佛法國中有二万比丘王恒供養
之諸九十六種外道生嫉妬意謀欲
敗佛法自共聚會思惟方便中有一
人善於幻化便語衆人吾欲作幻變惡
鬼形索沙門闘之必散亡當知其不
如必來歸吾等道矣異道所奉神名
魔夷首羅一頭四面八目八臂諸鬼
之家是可畏者梵志即作是身將諸
醜鬼二百餘頭洋洋行於國中徐徐
稍前至王宮門一國男女莫不怖懼

崔

王出迎之見大惡鬼稽首問曰不審
大神何所勅欲鬼語王言吾欲敢人
王言不可介也鬼曰若王惜人民者
國中有无益王者付我敢之王言無
有也鬼言諸沙門等亦不國作亦不
軍征不厚屬王典則無益者付吾敢
之王心不樂事不得已便遣使請祇
桓道其消息二万比丘中有最下沙
彌年十三歲名端正白諸比丘我當
行應爲即便聽許之沙彌出外語鬼
神曰其有梵志隨祇桓中者便共剋
頭無令得脫便從其所語鬼神曰知
汝來欲敢吾等吾等是僧中最小故
來先相老次其餘比丘次次當來沙
彌復言吾旦来未得食卿等飯我令
得一飽乃却敢我鬼神與之時從鬼
梵志亦有二万餘人王作大廚當與
典等沙彌便取二万人食與皆著口
中神足飛著祇桓故未飽復取二万
梵志吞之亦以神足送著祇桓中時
作幻梵志走大怖懼還復爲人稽首
謝過願作弟子諸比丘盡剃諸梵志
頭爲說經法皆得羅漢一國人民无

不歡喜得福得度王思惟言一小沙彌感動如是况摩訶衍海何所不有者我便發无上正真道意從是以來佛法興盛于今不滅昔有國王喜食人肉勅廚士曰汝等夜行密採人來以供廚以此為常臣下後咸知之即共斥逐捐於界外更求良賢以為國王於是衆人王十三年後身生兩翅行衆人無復遠逝於山中向山樹神請求祈福當取國王五百人祠山樹神使我得復還國為王於是便飛行取之得四百九十九人之山谷以石密口時國王將諸後宮諸浴池戲於出宮門逢一道人說偈求乞王即許之還宮當賜金銀時王入池當欲澡洗衆人王空中飛來抱王得去還於山中國王見衆人王不恐不怖顏色如故衆人王曰吾今捕取五百人當持祠天已有四百九十九人今復得卿一人數已滿殺以祠天汝知是何以不恐懼乎國王對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合會有離對來分之不敢戀也旦出宮時道逢道士為吾說偈即

許施物令未得與以是為恨今王
弘慈寬恕假數日中有施訖還不違
要擔也即聽令去而告之曰與汝七
日期若不還者吾往取汝亦無難也
王即還宮都中內外莫不歡喜即開
庫藏布施遠近拜太子為王慰勞百
姓辭訣而去眾人王遙見其來念曰此
得無異人乎從死得生而故來還即
問曰身命世人所重愛者也而卿捨
命所信世之難有又蕃何守志遐願
說其意即因語之遊施至誠信盟當
得阿惟三佛度十方彼王曰未佛之
義世事云何便為廣說五戒十善四
等六度心開坦然從受五戒為清信
士從是後王共至其國感其信操業
得濟命各不背還於本國遂便信法
此國與此國王各為立第一舍賦文
刻鏤充飾嚴整法國王飲食服御與
王無異四方來人問言何以有此如
王舍遮一國中眾人答曰皆是諸王
舍也名聲遠布從此以來號言王舍
城佛得道已自說本末並信王者我

雜譬喻經卷上　第九張　高

崖

身是也衆人王者殃崛摩是還王舍
說法所度无量皆是宿命作王時因
緣人也佛說是時无不歡喜得福得
度不可訾計
昔雪山有白象王身有六牙生二子
象象王有二夫人一人年長一人年
少每出遊戲時夫人挾左右時王出
戲道過一大樹樹花茂好欲取二夫
人身上以為光飾鼻絞樹而搖逍之
風吹樹花獨落大夫人上小夫人在
下風不得華謂王為有偏意內生毒
心後王池中生一金色千葉蓮花小
象見之取持上王王得以與大夫人
使著頭上小夫人遂益妬忿念欲害
王雪山中多有道士於是小夫人採
取美果每供養百辟支佛以後山上
臨一嶮處而自誓願持是前後施辟
支佛福報生於人中有豪勢自識宿
命害殺此象王即便放身自投山下
而死神來生人間為長者女明慧遠
識端正无比其女長大國王娉為夫
人愛重之夫人念言今真得報宿怨
矣便以扡子黃面委卧稱病王入問

之答曰夜夢見象頭有六牙欲得其
牙持作釵耳王若不得此象牙者病
日篤矣王素重之不敢違意即召國
中諸射獵者得數百人而告之言汝
等山中頗見有白象身有六牙者不
皆言未曾見也王意不樂使夫人呼
獵者共道此意夫人言此閻近處實
无此象汝眾中誰有能耐苦大膽者
乎有一人長跪曰我家可矣夫是大
人與力兩金與其鐵鉤斧鑿及法衣一
見告之汝徑詣雪山中道當有大樹
左右有蟒身長數百丈不可得近斧
鑿穿樹從中過去前行當見大水有
樹木臨水上取鐵鉤鉤上樹尋枝進
而前度至象所住視其常可頓止處
當下作深坑薄覆其上在中伺象来
時以箭射之即著袈裟如沙門法象
奉三尊終不害汝獵者受教即發道
去七年七月七日到象所止處作坑
入其中須臾象王還獵者以毒箭射
之象被此箭不從遠来便以鼻撈其
邊地見坑中人即問何人其人大怖
懼自首言我是應募人象王即知是

雜寶藏經卷上 第十張 [illegible]

崔

夫人所為自截其牙用與獵者語人
言汝還去諸象見汝即當宮即教却
行去群象必當尋迹追汝象王以威
神將護七日之中得出部界還至本
國以象牙與夫人夫人得之反覆視
之且喜且悔未幾吐血死近釋迦文
佛在世時天龍鬼神四輩弟子大會
說法坐中有大比丘尼遙瞻視佛便
大聲笑須臾復舉聲哭衆坐中无不
怪者阿難聞佛云何此比丘尼得阿
羅漢何因且悲且喜不能自勝願聞
其事佛告阿難尒時白象王者我身
是夫人者今瞿夷是小夫人者今此
丘尼是以得神通識往昔事所以悲
者不事心所喜笑者賊害善人更從
得道衆會聞皆念曰與世尊作惡因
緣猶尚得度況有道德之因緣乎一
切衆會皆發无上正真道意願及十
方廣度一切
昔佛詣俱國受須竭請其國近海龍
興雲雨佛恐漂没人民受飲食已引
衆詣阿耨達池佛會畢衆坐已定告
舍利弗不在會中天帝念曰佛左右

常得神足智慧益佛光曜佛知其所
念告目揵連汝往呼舍利弗来目連
作礼而往舍利弗補護法衣目連曰
佛在阿耨達池天大會佛使我来相
呼願以時去舍利弗言須我衣竟目
連荅曰不時去者吾當神足取卿及
山石室置右掌中持詣佛所舍利弗
便解署帶著地語目連曰汝能令帶
離於地者我身乃可舉目連即舉之
地能為振動帶不可舉目連以神足
還佛所舍利弗先坐佛邊目連乃知
神足之力不如智慧之力也時坐中
有一比丘耳中有須曼花衆坐皆疑
比丘之法離於花飾而此比丘著花
何謂天帝即白佛言不審比丘何以
者花佛告比丘還耳中花比丘受教
即手挽去其花續復如故如是取去
其處故有佛語比丘以神足去之即
以三昧力作數千万手虗空中取耳
中花花故不盡衆坐乃知是道德因
縁非暫著花也天帝白佛願說本末
使衆會疑解佛告天帝昔惟衛佛時
徙来九十一劫時佛大會說法有一

醉客在會中聽聞經歡喜耳上著花
取散佛上作礼而去命終之後九十一
劫天上人中受福不復更三悪道欲
知彼時人者今此比丘是也散一花
福至今得道故未盡也天帝白佛言
從曰醉客不受戒亦不行六波羅蜜一
散花福乃九十一劫于今不盡何况
多作者佛告天帝當知薩芸若饒益
一切如是一切衆會聞說如是大歡
喜普發无上正真道意
昔佛始得道教化天下莫不承動唯
舍衛國王不時信解佛之精舍與王
園觀隣辟相近皆臨江水精舍中有
沙弥有三百餘人每給三尊使令時
維那使諸沙弥各持瓶於江上取水
諸沙弥至江岸便脫袈裟作屋戲時
王波斯匿夫人在樓觀上坐遥見沙弥
等共戲如是即謂夫人我之不信瞿
曇良以為是瞿曇之等自稱清淨無
有陰蓋彼今戲樂與我无異那得言
真夫人荅王辟如海中龍鮑摩訶衍
法亦復如是有得道者有未得道者
不可一論也夫人語未竟諸沙弥等

肅

者衣服各各取水正往向精舍所在
以神足挑三百缾著虛空中各各飛
逐皆入精舍夫人便指大王所言王
意未盡者今現神足何如也王見大
歡喜即下觀與群臣百官共詣佛所
稽首作礼歸命悔過佛為說法王及
夫人一切衆會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昔舍衛國梵志長者出城遊戲展轉
到祇桓邊佛知其人有功德可度佛
即出坐一樹下放大光明照祇桓界
樹木土石皆作金色梵志見光問從
者曰此為何光乎從者荅曰不知長
者曰非是日光耶從人言曰者光熱
此光寒凉和調非日光矣長者復問
曰得无火光乎從人曰非火光火者
動搖不定此光澤然不像火光也從
人思惟知之語長者此是沙門瞿曇
道德之光長者即曰勿說此吾不喜
瞿曇速迴車還佛便作變化三面皆
自然有大澗所向不得過唯於佛前
有道徑從人白言瞿曇邊有道過矣
事不得已如前遙見如来即以扇覆
面佛復以威神使內外徹舉目故與

佛相見悟覺下車稽首作礼佛與說
法便發无上正真道意尋得不退轉
背佛去者尚得道慧何況信向者哉
昔波羅奈國有大力士八人二人當
六十象力中有一人獨多權奇兵法
六十四變文武皆具以是自恃无所
畏難佛觀其人必墮惡道中往到其
所欲度脫之守門人白瞿曇在外来
欲相見力士聞之語左右言瞿曇所
在智豈能勝我不如我也語守門者
發遣令去不能見之佛三詣門不見
佛於是化作年少力士来角倚門人
入白力士問曰得无是國中八人耶
門人荅言年少耳未曾見也力士出
外相見將詣戲場輕其年少便欲撲
殺之語年少曰強来前當共手搏二
人俱前當欲合之間佛以神足舉著
空中去地十餘丈下向視地但見火
刃都失貢高瞋恚之意但恐畏死遥
於空中言歸命下方力士乞得全命
佛便著地還見佛身力士知是佛稽
首作礼我當知佛神足力如是不敢
憍慢乃至於今也願見原恕以減重

崖

砄佛即受之為說深法便發无上正
真道意即得阿惟越致佛之權道所
度如是

昔羅閱祇國有婆羅門子獨與母居
年少長大自問其母我父何所奉事
欲習其蹤母語子言汝父在時一日
三反入水自洗浴子言父作是何所
希望乎母言恒水違垢可得神通矣
子曰不然母謂子汝寧有異見乎子
言若其然者水北居民日駈牛南渡
故日再洗浴何不得道且水中有魚
鼈之屬在水活何以復不得道耶母
言汝意云何子言唯有如來八解之
池三昧之水浴此乃无為耳因報母
言當詣佛所求沐神化於是母子至
佛所佛為說法子作沙門得羅漢道
還為母說法復得須陁洹道

雜譬喻經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